

和親大道

长篇历史小说
匈奴传奇

胡刃、著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和親大道

匈奴传奇

胡刃一著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亲大道/胡刃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11

(匈奴传奇; 2)

ISBN 7-105-07458-2

I. 和... II. 胡...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0216 号

和亲大道

著 者	胡 刃
策 划	安平平 彭新良
责任编辑	张海燕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网 址	www.e56.com.cn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开 本	32 开 880×1230
印 张	9.875
字 数	265 千字
书 号	ISBN 7-105-07458-2/I·1606(汉 516)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投稿热线:010-64299507;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内容简介

东窗人

丧父之苦，失弟之痛，亡妻之哀，折子之恨，不义者屡屡得逞。

亲人反目，兄弟互责，君臣生隙，手足相残，有情人天各一方。

(历史) 刘靖书 著 央求版

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磨难？他——呼韩邪，过了一道坎，又是一道沟……当缅怀丧父之痛时，亲人暗动杀机。为了活命，他背着弑父夺位的罪名逃出龙庭（国都）。爱妻为他而死，十五位兄弟为他而亡。好不容易借来大军诛灭佞臣，登上单于之位，可一个反贼死了，几个反贼同时冒了出来，他再次逃出龙庭。敌人穷追不舍，军中无将，夫人带着身孕出战，六个月胎儿阵前流产。他积蓄力量，采用谋臣之计，以少胜多，大破叛军，重主龙庭。国家刚刚稳定，然而，爱将弃他而去，兄长向他挥刀。大兵压境，兵微将寡，他只得第三次逃离龙庭。匈奴在几百年中从来没有向别国称臣，而他却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臣属汉室。天子体恤，汉匈联手，叛军在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土崩瓦解。

王昭君

然而，一个女人让他彻夜难眠。她就是被后世称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昭君是皇上的女人，皇上会把昭君嫁给他吗？就算皇上答应，如此绝色佳人会放弃豪华的宫殿，跟他到草原住帐篷吗？

刘靖书 著 央求版

历史 刘靖书 著 央求版

历史 刘靖书 著 央求版

历史 刘靖书 著 央求版

历史 刘靖书 著 央求版

历史 刘靖书 著 央求版



人物表

邢未央：左骨都侯（丞相）

奥尔逊：右骨都侯（副丞相），后为屠耆（音：是）堂的左骨都侯

都犁胡次：右骨都侯（副丞相）

稽侯珊：呼韩邪（音：爷）大单于的名字

乌历温敦：呼韩邪帐前大将

乌历屈：乌历温敦之哥给（儿子）

高特：呼韩邪的七弟，汉将甘延寿师兄

占朴余：姑夕王

乌禅王：呼韩邪岳父

阿佳莎：乌禅王之妩希（女儿），呼韩邪前妻

呼延王：呼延部落之主

呼延折蒙：呼延王之弟，后为呼韩邪军师，左骨都侯

呼延子兰：呼延王长妩希，后为呼韩邪颛渠阏氏（音：专瞿胭脂；颛渠阏氏，相当于皇后）

呼延子慧：呼延王次妩希，后为呼韩邪大阏氏（贵妃）

希拉娃：呼延子兰、呼延子慧侍女头领

邢可台：呼韩邪帐前大将

呼屠吾斯：呼韩邪庶兄

驹子利：呼屠吾斯长哥给

白丙铄（音：珠）：呼屠吾斯三哥给

郎卜优：原为乔尔卓罕部下，后为呼屠吾斯帐前大将

乔尔卓罕：呼屠吾斯舅父，於鞬（音：于尖）王

乔母勒：乔尔卓罕之哥给

安娜：乔尔卓罕之妩希，乌历屈之妻

麦丹：呼屠吾斯信使

屠耆堂：原为右贤王，后篡位为握衍胸鞬（音：卧眼瞿低）

单于

智波婵：原为十一世单于之颛渠阏氏，后为屠耆堂的颛渠阏氏

都隆奇：智波婵之弟

薄胥堂：屠耆堂从兄

都涂吾西：薄胥堂长哥给

姑矛楼头：薄胥堂少哥给

于诸堂：屠耆堂之弟

栗库宾：于诸堂侍卫

申足堂：屠耆堂从弟

安暮堂：屠耆堂从弟

金可丹：呼揭王，后自立为呼揭单于

唯黎：当户（总兵）

哈木佐：乌藉都尉，后自立为乌藉单于

闰振：薄胥堂从弟，后自立为闰振单于

伊利：薄胥堂之弟，后自立为伊利单于

比土西：右奥建王

王昭君：汉室宫女，后为呼韩邪宁胡阏氏

李凤莲：汉室宫女

毛延寿：皇宫画师

韩昌：汉朝车骑都尉

甘延寿：高特师弟，汉护骑都尉

陈汤：副校尉

谷吉：汉卫司马（相当于副总参谋长）



王如一：汉军先锋官

李松年：汉军战将

赵大猛：汉军战将

许威：汉军战将

凯娅：康居王长女

凯娃：康居王次女



目 录

第 一 回	奸佞徒阴谋造反	忠义士为国捐躯 …… (1)
第 二 回	遇国难心潮翻滚	捍正义浩气长存 …… (9)
第 三 回	烈女子为夫舍命	好男儿身落他乡 …… (17)
第 四 回	逢亲人且焦且恐	遇贤才又喜又惊 …… (25)
第 五 回	为大计千里奔走	救夫人匹马单枪 …… (32)
第 六 回	娇夫人凄凄而死	诸公子惨惨而亡 …… (39)
第 七 回	图鸿志韬光养晦	行云雨好梦难成 …… (47)
第 八 回	正义师吓破贼胆	勇猛将出世惊人 …… (54)
第 九 回	申足堂败阵而走	都隆奇侥幸而赢 …… (62)
第 十 回	战龙庭排山倒海	逐穷寇血染征袍 …… (70)
第 十 一 回	破叛军苦思良策	围孤山连夜进攻 …… (78)
第 十 二 回	侍一夫姐妹同嫁	起二心兄弟生隙 …… (86)
第 十 三 回	忠君心心怀愧疚	翁婿情情人歧途 …… (94)
第 十 四 回	呼韩邪立马诱寇	大阏氏神箭退敌 …… (101)
第 十 五 回	避追兵阏氏小产	退强敌高特显威 …… (110)
第 十 六 回	布疑兵真真假假	遣细作诡秘秘 …… (117)
第 十 七 回	安亲信诸侯造反	战土山闭门不出 …… (125)
第 十 八 回	比土西西北逃命	薄胥堂河边丧生 …… (133)
第 十 九 回	入龙庭单于恼火	观寝帐天子烦心 …… (140)
第 二 十 回	拉帮派营私结党	搞阴谋醉吐真言 …… (147)
第 二 十 一 回	受鞭挞心怀坦荡	引歧途旁敲侧击 …… (154)
第 二 十 二 回	盼救兵望穿秋水	归汉室骨肉同源 …… (161)
第 二 十 三 回	呼韩邪庭帐派将	左贤王辕门挂金 …… (168)
第 二 十 四 回	破敌兵出奇制胜	斩贼首私自封官 …… (175)

- | | | |
|-------|---------|-----------------|
| 第二十五回 | 害忠良逆天而动 | 留火种欲避强敌…… (182) |
| 第二十六回 | 稽侯珊三次出走 | 乔母勒兽性大发…… (190) |
| 第二十七回 | 呼韩邪迤逦而走 | 郎卜优惨败而逃…… (198) |
| 第二十八回 | 骨都侯狭谷纵火 | 呼延氏居延烧湖…… (206) |
| 第二十九回 | 甘延寿拔楼駭世 | 谷蠡王借旗镇敌…… (214) |
| 第三十回 | 战黑山将士浴血 | 匡正义汉室出兵…… (220) |
| 第三十一回 | 遣侍子入朝碰壁 | 居五原心似油煎…… (228) |
| 第三十二回 | 下决心永为藩属 | 受殊礼感激涕零…… (236) |
| 第三十三回 | 乔母勒败阵出丑 | 李松年追敌丧生…… (244) |
| 第三十四回 | 斗强敌损兵折将 | 诱穷寇决一雌雄…… (251) |
| 第三十五回 | 甘延寿龙庭显胜 | 燕然山叛贼惊寒…… (259) |
| 第三十六回 | 弃功名贤士归隐 | 扬正气昭君斥贪…… (267) |
| 第三十七回 | 奏琴箏两情缱绻 | 失信义辱漫汉臣…… (275) |
| 第三十八回 | 杀汉使嫁祸良善 | 逞凶顽各国遭祸…… (285) |
| 第三十九回 | 赴大义同仇敌忾 | 趋小利为虎作伥…… (293) |
| 第四十回 | 斩贼首两族同力 | 嫁匈奴万古流芳…… (300) |

第一回 奸佞徒阴谋造反 忠义士为国捐躯

如果从匈奴开国之君头曼算起，传到虚闾权渠已经十二世了。虚闾权渠单于执政八年，到了公元前 60 年，也就是汉宣帝神爵二年，虚闾权渠归天。

虚闾权渠单于生前没立太子，按照匈奴惯例，没立太子由左贤王继位。那么此时匈奴的左贤王是谁呢？他就是虚闾权渠单于的嫡长子稽侯珊。

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左骨都侯邢未央和右骨都侯奥尔逊、都犁胡次商议之后，决定择吉日请左贤王稽侯珊登基。

骨都侯相当于一国丞相。匈奴以左为长，右为次。用现在的话说，左骨都侯是正职，右骨都侯是副职。按说此等大事关系一国之根基。既然三位骨都侯已经定了，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可事情偏偏出人意料——匈奴盛行收继婚的风俗。收继婚就是父亲死了，儿子要娶除了生母之外的后妈；哥哥死了，弟弟要娶寡嫂。十二世单于虚闾权渠有个嫂子，叫智波婵。他本该娶这位嫂子，可虚闾权渠认为智波婵心术不正，行为不端，没要她。

智波婵可非一般人物，她是十一世单于壶衍鞬（音：眼低）的颛渠阏氏（音：专瞿胭脂）。冒顿（音：莫读）时期阏氏分为左右，左阏氏是皇后，右阏氏是贵妃。历经十代单于之后，左阏氏演变为颛渠阏氏，右阏氏改称大阏氏。

智波婵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颛渠阏氏一下子被新单于冷落在一旁，地位由天跌到地下，这个打击对她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从此智波婵就恨上了虚闾权渠。

虚闾权渠一死，智波婵立刻把右贤王屠耆堂请来。

帐中只有屠耆堂和智波婵两人。

屠耆堂把智波婵搂在怀里：“阿婵，昨晚我又梦见你了，真是想死我了！”

智波婵一推屠耆堂，嗔道：“尽挑好听的说，我才不信呢！”

屠耆堂两手扒开自己的衣服，露出胸脯：“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不信，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

智波婵眼圈一红：“你对我好，我都记在心里。可是，这偷偷摸摸的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

说着，智波婵抽泣起来。

男人有个通病，就是见不得女人的眼泪。智波婵一哭，屠耆堂的心立刻软了，他显出几分无奈：“阿婵，别哭。我一定想办法把你娶到身边，别哭，别哭，啊……”

“这话你都说了八年，可到现在也没把我娶到你的帐中。再过几年我就成老太婆了，我这还有什么指望啊，呜呜……”智波婵痛哭失声。

屠耆堂一边给智波婵擦眼泪，一边说：“阿婵，我何尝不想早日和你在一起，可是，我难啊……”

智波婵突然止住哭声，她甩开屠耆堂：“先单于活着的时候你难，现在他死了，你还难，亏你还是个男人！算了，你走吧！”

智波婵背过身去，但她的耳朵却留意着屠耆堂的一举一动。

屠耆堂叹了口气：“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智波婵绷着脸：“哼，你也成不了大事，只配当你的右贤王！”

闻听此言，屠耆堂立了立眉，瞪了瞪眼，嘴里突然崩出几个字：“成大事？哪个男人不想成大事……”

智波婵嘴一撇：“你也想成大事？我问你，什么叫大事？”

屠耆堂脱口道：“我要成大事就当单于！”

屠耆堂话一出口，觉得说露了嘴。他紧走几步，掀开帐帘往外张望。

智波婵心中高兴，但没有马上表现出来：“不要看了，没

人。”

智波婵转过身来，表情中露出惊喜：“你真想当大单于？”

屠耆堂神情中有几分怆然：“我想有什么用，邢未央、奥尔逊和都犁胡次他们正在为稽侯珊准备登基大典，我手下要兵没兵，要将没将……”

屠耆堂眼珠转了转：“难道你有什么妙计？如果你能帮我当上大单于，我就封你为颛渠闾氏。”

智波婵转过身来，眼睛闪出狡黠之色：“此话当真？”

屠耆堂抱住智波婵的双肩：“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

智波婵一阵激动：“你要多少兵？”

屠耆堂想了一下：“最少也得八千。”

智波婵凝视着屠耆堂：“我给你一万人马，你看如何？”

屠耆堂不敢相信：“你，你哪来的军队？”

智波婵反问：“我问你要不要？”

“要！我当然要。”

智波婵喜出望外，她对帐外高声道：“有请大且（音：举）渠^①都隆奇。”

声音刚落，一个人从帐外走了进来。此人身高九尺有余，肩宽背厚，身材健壮。高额头，深眼窝，一双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满脸的络腮胡子。

都隆奇双手抚胸，深施大礼：“参见右贤王，参见阿姐。”

屠耆堂一见都隆奇，他有点不好意思。智波婵和都隆奇是亲姐弟，毕竟屠耆堂跟智波婵名不正言不顺。

可都隆奇跟没这回事一样。

智波婵问：“都隆奇，你有多少兵？”

“回阿姐，我手下有一万人马可调用。”

智波婵看着屠耆堂对都隆奇说：“阿弟，你愿不愿保右贤王继承大位？”

① 大且渠——官名，其职责有点像现在的卫戍部队司令。

都隆奇扑通一声跪倒：“阿姐，小弟心中最敬重的人就是右贤王。只要右贤王说一声，小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智波婵得意地对屠耆堂一笑：“右贤王，你听到没？”

屠耆堂紧走几步，双手相搀：“大且渠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屠耆堂心花怒放：“好！大且渠，那咱们就一起干。事成之后我定会重重加封于你，保你世代封王，永享富贵。”

“谢右贤王。”

智波婵看着都隆奇：“错了……”

都隆奇心领神会：“臣谢大单于隆恩。”

屠耆堂本来就是野心家，他对单于之位垂涎已久，只因没有机会下手，现在时机终于来了。

可是，要篡位也得有个名目啊，什么名目呢？

智波婵眼珠一转：“大单于，你何不这么办……”

智波婵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屠耆堂和都隆奇连声叫好。

匈奴是游牧民族，哪里水草丰美，他们就把牲畜赶到哪里，国中几乎没有城镇。龙庭是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庭帐是单于居住和议事的地方。龙庭是一片帐篷群，这里除了一些简单的土墙和栅栏之外没有别的建筑。从空中俯视，龙庭是座西朝东半圆形的毡帐群。以庭帐为中心，第一层居住的是阏氏，第二层是单于子女，第三层是卫队。再往外依次是骨都侯、将军和其他贵族及百姓。

天已经黑了，左骨都侯邢未央和右骨都侯奥尔逊、都犁胡次三人正在为新单于继立之事忙碌着。帐帘一挑，大且渠都隆奇走了进来。

邢未央一见都隆奇先是一愣：“大且渠……啊，请坐。”

都隆奇并没坐，他皮笑肉不笑：“三位骨都侯日夜操劳，辛苦了。”

邢未央道：“单于刚刚驾崩，新单于未立，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啊。”

都隆奇神情诡秘：“今晚我来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向三位骨都侯禀报……”

邢未央问道：“非常重要的事？什么事？”

都隆奇的小眼睛像钩子一样：“我听说先单于驾崩前，有人在药里下了毒！”

都隆奇一言出口，不亚于一声炸雷。三个人大惊。

邢未央表情严肃：“这绝不可能。大单于驾崩前，我们三人和左贤王寸步没离，怎么会有人下毒呢？这是谣言，大且渠千万不要相信。”

都隆奇来回走了几步：“我不想相信，可是，龙庭内外人们都传遍了。”

三个人惊恐万状。

奥尔逊道：“大且渠，此乃不赦之罪，这个玩笑可开不得！”

“开玩笑？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开这样的玩笑。”

奥尔逊追问：“那，那是谁下的毒？”

都隆奇压低了嗓音：“右骨都侯不要紧张，下毒之人不是你们三位，而是另有其人，此人谋单于之位久矣。”

奥尔逊惊道：“你是说左，左贤王？”

都隆奇点点头：“对，就是稽侯珊。先单于病重之时曾立下遗诏，说右贤王德高望众，文武兼备，先单于驾崩之后，由右贤王继位。稽侯珊为了得到大单于之位，不顾父子情意，竟然在先单于的药中下了毒，致使先单于毒发身亡。”

三个人面面相觑，无人答话。

良久，邢未央突然喝道：“都隆奇，你诽谤他人，陷害左贤王，难道你要造反吗？”

都隆奇脸色从容：“造反的不是我，是稽侯珊！”

邢未央圆睁二目：“你有何凭证？”

都隆奇嘿嘿一笑：“你们三个人是先单于的顾命大臣，凭证都在你们手上。左骨都侯，只要你拿出先单于的传位遗诏，这不就是最好的凭证吗？”

邢未央表情严肃：“都隆奇，先单于驾崩之时只说由左贤王继位，绝没有提其他任何人，更没有遗诏。”

都隆奇奸笑着：“左骨都侯，你可想好喽。现在龙庭上下都说大单于驾崩时留有遗诏，要立右贤王为新单于，怎么突然变成了左贤王呢？都犁骨都侯，你不会没有耳闻吧？”

右骨都侯都犁胡次一直没有说话，他仔细地观察都隆奇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隆奇还以为都犁胡次被他说动了心。

都犁胡次用手指着都隆奇，正言厉色：“都隆奇，我郑重地告诉你。先单于驾崩之时只有我们三人和左贤王在跟前，先单于绝没留什么遗诏！”

奥尔逊也说：“是啊，我们都在先单于榻前，没听先单于说让右贤王继立呀！”

邢未央眼睛一瞪：“都隆奇，你立刻把散布谣言之人捉到庭帐，我要当面审问。”

都隆奇没动：“唉，左骨都侯，外面的人都这么说，你让我去抓谁？何况无风不起浪。单于没留遗诏，人们也不会这样传；左贤王没下毒，百姓也不会诬陷他。奥尔逊骨都侯，都犁骨都侯，你们说呢？”

没等奥尔逊和都犁胡次说话，邢未央拍案道：“一派胡言！都隆奇，你身为国家重臣，深得先单于信任。现在先单于刚刚离去，你就散布这种谣言，我问你，你居心何在？”

邢未央话音刚落，帐外冲进百余名削刀手。这些人往都隆奇身后一站，个个怒目横眉。

邢未央厉声喝道：“都隆奇，你要干什么？”

都隆奇眨着小眼睛望着邢未央：“左骨都侯，先单于要立右贤王。你抗旨不遵，另立他人，这可是十恶不赦之罪，要抄家灭门的！”

都犁胡次的火再也压不住了：“都隆奇，抗旨不遵的是你！你带这么多人，难道要造反吗？”

都隆奇嘿嘿一笑：“我听说有人要造反才来的。现在请三位

骨都侯都各自想一想，先单于的遗诏到底放在哪儿了？”

都犁胡次勃然大怒：“来人，把反臣都隆奇拿下！”

可哪有人，龙庭的侍卫早就让都隆奇换成了自己的亲信。

“来人，来人！”

都犁胡次连喊数声，可一个人也没有。

都隆奇一阵冷笑：“右骨都侯，别喊了，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用。”

几个军兵上前就推奥尔逊和都犁胡次。

都犁胡次拉出佩刀：“都隆奇，乱臣贼子！”

说着，都犁胡次举刀直奔都隆奇。都隆奇往旁边一躲，他小眼睛一翻，从腰间拽出佩刀，上面一晃，都犁胡次用刀一架，都隆奇刀尖往下一压，刀走下锋——“噗”这刀正刺在都犁胡次的小腹上。

都犁胡次用手指了指都隆奇，张了张嘴，“扑通”一声摔倒在地。

邢未央大吃一惊：“都隆奇，你……”

奥尔逊膛目结舌：“都隆奇……”

都隆奇若无其事，他在都犁胡次的身上蹭了蹭刀上的血，不紧不慢地说：“两位骨都侯，都犁胡次不按先单于遗诏行事，抗旨不遵，我已经把他正法了。”

邢未央咬了咬牙：“都隆奇，你反了！”

都隆奇看了看邢未央，又瞅了瞅奥尔逊：“都犁胡次刺杀重臣，造反的是他。两位骨都侯，好好想想，先单于的遗诏到底放哪儿了，什么时候找到了，叫人通知我一声。”

都隆奇又对众侍卫道：“你们听着，任何人不得走出庭帐，违者格杀勿论！”

“是。”

都隆奇瞥一眼邢未央，转身走出庭帐。

邢未央和奥尔逊被软禁在两个帐中。邢未央的心跟开了锅一样，先单于从来没有说让屠耆堂继位，都隆奇却咬定先单于留有

遗诏；先单于明明是病亡的，都隆奇却认定是左贤王毒死的；都犁胡次是国家一品大元，他却随意杀害。看来都隆奇是和屠耆堂真的要造反了。都隆奇和屠耆堂造反，他一定要向左贤王发难，夺取匈奴的最高权力。左贤王在干什么，他是不是有所准备？怎么才能给左贤王送个信呢？邢未央几次想出去，都被当兵的用刀逼了回来。邢未央急得来回直遛。

突然，庭帐外传来喊杀声——“杀呀，拿呀，别让反贼跑了……”

喊杀声越来越大，兵器的撞击声听得一清二楚。邢未央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